

“湖南最美家庭”的堅守和傳承——

慈利教師絕境托“孤”，女老板承父業進深山

■他挑斷 11 根扁担磨破 30 雙鞋，自建兩山有史以來最美學校
■她放棄事業和家庭，在父親生命之火快燃盡時走進深山為孩子代課

文 / 特約記者 鄭多多

她是一位土家族山村教師的女兒，一心向往外面的世界，初中畢業時考上中專走出大山，在縣城當上了小老板，結婚生女，過着幸福的日子；而她當山村教師的父親，在自己挑斷了 11 根扁担、磨破了 30 雙鞋建立起來的高山學校工作了 27 年，一直到生命終結。當他身患肝癌，自知生命無多時，希望女兒能夠接過他的教鞭……



▲ 2009 年 4 月，父親薛紹理坐在椅子上，一邊打着點滴，一邊指導女兒薛姣上課。

3 女兒進山支教

2009 年 5 月 28 日，薛紹理去世，近千學生及家長流着眼淚給他送行，站了滿滿一片山林。那一刻，薛姣更堅定了要繼承父親的遺願，上山任教的決心。

薛姣迅速低價將自己經營良好的店面轉讓出去；而丈夫滕明勝為完成岳父的遺願，全力支持妻子進山支教，照顧好自己的家庭，也不得不轉讓了自己經營正好、客源充足的長途車，到駕校做了一名教練。

2009 年 9 月，薛姣被縣教育局正式聘請成為一名代課老師。當她第一天來到學校上課的時候，村幹部拿着鞭炮、學生拿着紅花來歡迎她。

真正教學後，薛姣才知道其中的艱辛。

一個班二十多名學生，年齡的差別却有 5 歲之多。一個教室里坐了一、三、五三個班，往往上了一節三年級的語文課後馬上又是五年級的數學課，而一年級的小朋友不懂規矩，經常什么都不說就跑到教室外去了。

白天還好，雖然辛苦，但還有孩子們相伴。可一到晚上，和母親二人在空曠的學校，一種如螞蟻的孤獨便跟隨而來。薛姣想到了自己的孩子，有時候會莫名地哭起來。她終於明白父親這么多年堅持下來是這么的不容易。母親唐金平這個時候便來安慰她：“你想念你女兒，但你要忘記，你也是我女兒，我希望你真正快樂。如果你不開心，你就回去吧！”

薛姣看了看母親一眼，搖搖頭：“我答應過爸爸，我一定會堅持下去。”

山里的孩子大都是留守兒童，經常犯病啥的，薛姣就如同媽媽一樣，喂藥照顧。下雨天小溪漲水，她就一個一個地接送。

可一個月後，薛姣只拿到了 800 元的工資，她心里有一些小小的失望。是的，自己開店做老板，不僅輕鬆自由，得到的報酬也是在這里教書的幾十倍。但每次薛姣只要一想到父親懇求的目光和孩子們渴望的眼神，她還是堅持了下來。

一日，在翻閱父親筆記時，她發現幾封父親留下來的信。

一封是薛姣讀中專那年寫的。我會老，不可能一直教下去，所以希望姣能讀師範專業後上山教書，因為山里的孩子大多都是留守兒童，缺少愛，也缺老師。可姣兒不知道我的想

法，其實她追求自己的夢也沒錯，可能是我想得太偏激，我是不應該打她的。

一封是薛姣結婚時寫的：姣兒結婚了，別人的父母都風風光光地把女兒嫁出去，可我这个父亲很惭愧啊，什么都给不了。我总不能去向那些孩子讨要学费给她作嫁妆吧！

……

在信中，薛姣终于读懂了父亲这么多年来

的苦心。

为更好地教育学生，薛姣自学了小学教育，积极参加各类学习培训，并不时把父亲遗传给她的资料拿来学习。慢慢地，她的个人学识和业务知识水平得到了提升，期期都获得教学质量优秀奖。

薛姣简陋的宿舍里，有一摞叠放得整整齐齐的童装和大大小小 10 来双童鞋。这是她从村子里收集来的孩子们不要的衣服和鞋，洗干净后存放在学校里，废物利用。有时候孩子尿湿了，天凉了要加衣，这里准备齐全，冻不着孩子。

为了大山里的孩子，薛姣长期居住在学校，失去了对家庭和孩子的照顾。一次滕明胜去送考，女儿却在半夜发起了高烧，婆婆一人在家吓得六神无主，不得不给薛姣打电话。薛姣马上清摩的师傅把她送下山，紧急把女儿送到医院后照顾了一整夜。天亮后，女儿的烧慢慢退了下去，一夜未眠的薛姣又打摩的往山里赶。山路陡峭，疲惫过度的薛姣在一拐弯处摔下了山。薛姣站起身来，掂量一下身体没多大问题，又一瘸一拐地走进教室。

2013 年，薛姣怀上二胎，考虑到山路崎岖，她再也不敢下山。但她仍每天挺着大肚子给学生们上课。放假时，大腹便便的薛姣如何下山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。这时，一些学生家长自发组织带来绷椅，轮流将薛姣抬着送下山，并叮嘱她开学时，他们再来接她上山。这一刻，薛姣终于明白父亲当年为什么一直坚守在大山，坚守那些孩子们。她很庆幸，在父亲的坚持下，在丈夫的支持下，她做了一位老师，虽然是编外的，但她无怨无悔！

2014 年 5 月，因为二代人三十多年坚守在大山里，没让一个适龄儿童失学，薛姣一家被评为“湖南最美家庭”。9 月 10 日教师节这天，薛姣像往年一样，收到了孩子们送给她的很多小礼物。

1 用扁担“挑”出的学校

“妈妈，妈妈！”9 月 26 日晚，一声响亮的叫喊，划破了张家界市慈利县岩泊渡镇最偏僻的两山教学点的宁静。叫喊的小女孩只有 7 岁，是两山教学点唯一的老师薛姣的女儿。自从 2009 年薛姣来此做代课老师后，女儿几乎每天都会缠着父亲从县城开车沿着盘旋的公路，一路十八弯地来到这位位于高山之巅的小学，第二天早上天刚刚亮便又回去。这样的日子已差不多快五年了。

两山是慈利县岩泊渡镇一个偏僻的土家族村。这里的两山村教学点是附近几个村子唯一的学校，也只有一位老师。而对于这位唯一的老师薛姣来说，她当初从这里离开并在县城成家生女，当小老板时，就压根没有想到要回来。

这事得从薛姣父亲薛绍理说起。

1978 年，薛绍理从桃源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，年近七旬的老支书立马上门：“绍理，咱村太穷，别的老师不愿意来，咱学校只有靠你了！”望着老支书那充满渴望的眼神，薛绍理深深地知道山里娃求学的艰难，他放弃了在镇中心完小工作的机会，来到了两山教学点。

薛姣从懂事起也就一直和父母居住在两山这所简陋的小学校里。这里人迹罕至，没有别的老师愿意来，

薛绍理是唯一的教师兼校长；而母亲唐金平曾是父亲的学生，也不顾娘家人反对跟随父亲而来，义务做了学校的厨师和保管员，并在学校旁边开出了一片荒地，种上蔬菜瓜果。一家人过着清贫而单调的生活。

薛绍理 27 年如一日地守候这所破旧的学校。尽管工资微薄，他还为一些贫穷的学生垫付了三万多元的学杂费。薛绍理先后多次被评为市、县先进个人，2007 年还被评为湖南省优秀教师。

从小在高山学校长大的薛姣目睹了父亲的辛苦与清贫，决心这辈子不做老师。而薛绍理却希望女儿能子承父业。

2000 年，薛姣初中毕业时，父女俩爆发了最激烈的一次矛盾：薛绍理想让薛姣上师范学校，而薛姣却坚持要读自己喜欢的计算机专业。无法说服女儿，气急了的薛绍理第一次动手打了女儿。

薛姣捂住自己的脸：“我不想当老师，不想和你一样一辈子呆在大山里，整天都面对那些贫穷的孩子。”

父女俩谁都无法说服谁，最终薛姣还是选择了她喜欢的计算机专业。但每个寒暑假，她都会回到两山的学校里。父亲依旧照顾那些孩子，母亲依旧当义务的保管员，连同清贫的家，一切都没有改变。

2002 年，岩泊渡镇政府要将这所学校撤并，将薛绍理调到镇中学工作。薛绍理听到后，多次跑到镇政府 and 联社缠着领导说山高路远，这些留守孩子上学来回几十里路不方便，最后终于将这所学校保留了下来。

2003 年中专毕业，薛姣放弃去大城市工作的机会，决心自己创业。经过考察，她准备在县城里开一家服装店。

7 月，薛姣回到家，她想从父母那里得到一些支持，却看到父亲正挑着箩筐灰头土脸地修整学校。薛姣试探性地问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，薛绍理沉默了好一会才说：“家里连卖猪的钱都用在建学校上了，实在没有！”

薛姣怏怏下山，心里种满了对父亲的不满，怨他忽略了自己的存在。而薛绍理却因为学校太破烂，怕学生被砸伤，拼了命地建学校，扁担挑断了 11 根，解放鞋磨破了近 30 双，终于在 2004 年建起了两山有史以来最美丽的学校。

薛姣最终从亲戚家得到帮助，并将服装店经营得很成功，每个月都有不错的收入，成为女老板。因为都忙，父女俩只有在过的那几天才有机会呆在一起。在一起时，薛绍理说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学生。

薛绍理担心薛姣没有经验，于是决定放弃治疗，上山教女儿教书。薛绍理坐在椅子上，一边打着点滴，一边指导女儿上课。课后，他又告诉女儿如何板书、备课、批改作业……

学生们含着眼泪看着这对父女，背挺得笔直，回答问题的声音也格外响亮，而学生的家长也都闻讯赶来，隔着窗户流着眼泪看着这对父女上课。而每一节课后，家长们都会把薛绍理抬到外面晒一下太阳，或帮他活动一下筋骨。

薛绍理越来越虚弱，他指导的声音也越来越小，但他恨不得将自己一辈子的经验在短短的时间内全都传授给女儿。薛姣也担心父亲的身体，于是不分日夜地学习父亲的教学方法，并记在日记本里。而薛绍理明白自己的生命随时会终结，也将自己毕生的备课和学习笔记、教学心得，以及发表的论文全都留给了薛姣。这些资料足足有近 15 公斤。

2 父亲身患绝症之后

2006 年，薛姣与爱人滕明胜在县城买了房并结婚。一天深夜，薛绍理带着 8 床棉絮来送给薛姣：“父母无能，你结婚我只能为你添置几床棉絮。山里的孩子们太苦了啊！”那一刻，薛姣终于明白父亲的那份心，6 年后跪在地上叫了一声“爸爸”！

2007 年薛姣生了女儿，满月那天，按土家族的风俗是要回娘家去的。薛姣夫妻两人抱着女儿刚到山脚，便看见几十位学生的家长在山脚等着她。原来父亲要给学生们上课，那些家长便自发地把薛姣接到学校。很多人还带来了腊肉和柴鸡。那一刻，薛姣的心里很感动。

2009 年 3 月，薛绍理在长沙被确诊为肝癌晚期。三十多个孩子都来医院看望薛绍理，哭着要他好起来，回去给他们上课。在场的无人不感动，悄悄地躲在一边抹眼泪。

2009 年 4 月 19 日，薛绍理不顾家人和医生的劝阻，拖着病体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他来到两山小学，

坚持给孩子们上课。

薛绍理隐约感到，生命最后的时刻随时都会到来。一天，他拉着薛姣的手说：“如果我走了，没有老师愿意来这里上课，学校就会撤并，孩子们上学就会更加困难，你愿意来这里代课吗？”

薛姣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。当初她执意不想当老师，就是想逃离父亲的那份清贫与辛苦。如果答应父亲，自己经营良好的店子就得转让，那可是自己多年的心血啊！如果不同意，父亲的遗愿无法实现，那他是死也不会瞑目的。薛姣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

2009 年 4 月 25 日，薛绍理再次住院。陆陆续续有一百多名学生来看往薛绍理，有的年龄只比他小几岁，但他们无不带着对薛绍理的尊敬。深知来日不多的他再次请求女儿能上山代课。那天，滕明胜刚好也在旁边，他也为岳父所感动：“你就上山吧，家里有我呢！”薛姣点了点头。